

楔子

吱吱……唧唧唧唧——

清晨冷風迎面撲來，山林間的蟲鳴鳥叫聲伴隨愈來愈靠近的菜販呼喊聲，腳踏車徐緩前進，進入快樂市場。

「村長早啊……」

「早，生意好嗎？」村長笑了笑。

「大叔早！生意好嗎？」兒童椅安置在前面，一隻小小手張開五根小指頭，學爸爸打招呼。

「哈哈—— 好啊！樂樂。」

「村長早，又載女兒出來散步啊？」

「哈……是啊，早安。」

「哈，是啊！林伯伯早安。」女兒很愛學爸爸的口氣，每天樂此不疲。

「哈哈—— 小村長早安。」

是的，她是小村長歡樂樂，她是村長的女兒，每天都跟著爸爸出來「巡村」。

但是，八歲這一年，她的世界崩塌了。

她的驕傲、她的自信、她的神氣，她所擁有和相信的一切，一夕之間垮掉。

她的腳踩不到地，原本是彩色的、閃亮的世界變成一片黑漆漆，她再也活不下去了！

她，歡樂樂，她的一生到此為止，再見，來世再見。

她，還是歡樂樂。

曾經眼神很死的認定自己沒有明天，但是她活下來了。

而且一天活得比一天精彩，於是她開始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她天生下來就是騙吃騙喝的大天才，注定要過混吃混喝的好日子。

「林伯伯早安！」

「早，樂樂……哈哈，妳現在是村長了。」

「嘿嘿嘿……」

「村長早安！」

「阿勇啊，你早啊！」

是的，她現在是村長了。

「村長，吃飽了沒？進來一起吃早餐吧！」

「婆婆，我馬上來！」

看吧，又有得吃了，哈哈——

天塌過一次，就夠多了。

再塌第二次，就可惡了。

她，歡樂樂，不會這麼倒楣，再撞上天塌的日子……是吧？

……是嗎？

第一章

當年的希望社區，位在半山腰的快樂村、和平村兩處交界上，東邊和平村，西邊就是快樂村。

曾經的希望社區，歷經風風雨雨，在林老師死後，連最後的一戶林家都人去樓空，只剩下成排斑駁的門牌。

多年時間，廢墟雜草叢生，地底蘊藏的天然寶藏被埋藏，直到有一天吵雜的轟隆聲不斷，砂石車進進出出，整個社區夷為平地，某建設公司來開發這片偏鄉荒地，人們才知道這塊地底下有水量豐沛、水質優良的天然溫泉！

曾經雜草長得比人還高，曾經因為「林老師事件」，八年裡連附近村民都不敢踏進來的「希望廢墟」，只因鑽探到天然溫泉，一夕之間地位改變，從乏人問津的荒地一躍而成為金光閃閃的寶地。

嗅到錢潮，人聲鼎沸，本來閒到打蚊子的和平村、快樂村村長，一會兒議員到，一會兒鄉長到、縣長到，大家都忙著來拍照，一個社區開發案把兩位老村長忙翻了。

為了紀念死去的林老師，希望社區發現的溫泉，命名為「林老師溫泉」。

因為珍貴的溫泉得之不易，為了地方永續經營，而成立「林老師溫泉守護協會」。為延續林老師生前守護大地的理念，水權管理人在林家舊址蓋起「林老師溫泉會館」，並且成立「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」，依照使用者付費的原則，適當分配水資源協助地區發展觀光，溫泉所得盈餘全數撥入基金會做為買地造林和公益之用。如今的希望社區，朝與林木共生的百年大計方向規劃，以簡約的清水模建築打造出的溫泉大街，倘佯在綠意之中，呈現靜雅之美，並且從地方做起，積、極、的——種樹救地球……

「早安！」

爽朗響亮的聲音，伴隨著大大的笑容，眯眯的笑眼，打住老人家的腳步。

老人很高，望著年輕陌生的臉龐怔了怔，才回以溫暖的笑容。

「早……」老人遲疑，不知道該叫小夥子，還是小姑娘？

「哇……爺爺，其實您剛才遠遠走過來時，我被一道強光射得睜不開眼，您這一笑，真使我茅塞頓開，原來古人所謂『回眸一笑百媚生』用得一點都不誇張。」

「哈哈……這形容用在一個老頭身上，不太適合。」雖然如此，老人家還是笑得很開心。

「爺爺，您真是謙虛，這相由心生，古人形容的是皮相，我看的是骨相，爺爺慈眉善目，笑容中有神輝，真真使我如沐春風、心曠神怡，在我心目中美人難比……啊，抱歉、抱歉，真是失禮，我應該先自我介紹才對，我是快樂村的村長敝姓歡，能夠在這充滿陽光的早晨遇見您真是愉快，我相信這將是我一天美好的開始，敢問爺爺貴姓……辛爺爺，以前沒見過您，您是第一次來吧？我跟你介紹，旁邊這條溪就是喜鵲溪，咱們這兒新開發，從和平村到快樂村這一段，陸續蓋了七座橋，

所以也稱為彩虹橋……」

晨曦的陽光剛露臉，樓下傳來吵雜的聲音蓋過山林裡的蟲鳴鳥叫聲。

麥元其把早餐端出露臺，探頭一瞧，又有可憐的遊客被那個喋喋不休的女村長拉住了。

「爺爺您瞧，現在的對岸步道就像一條綠色隧道，環境優美迷人，您很難想像幾年之前，整條路只有雜草和碎石子吧？這一百多棵櫻花樹都是外地移來的，其中有幾棵還超過百歲齡，因為都市計畫而面臨砍除命運，由『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』出面搶救，經過幾百公里路程小心翼翼的呵護運送，並且請護樹大師來照顧，才得以延續生命，到這兒來生根。」

麥元其交遊廣闊，三不五時會有朋友過來找他，遇到快樂村村長在場，他介紹時都會特別強調村長的性別「女」。

倒不是他有性別歧視，特別說明只因為女村長小頭顱，一頭短髮打得很薄，纖細的四肢像竹竿，一年四季都是那副中性打扮，遠遠看像白淨的小帥哥，走近看——白臉皮笑起來嘴角彎彎翹翹的像菱角，眼珠子眯到看不見，剩下兩條眯眯眼，跟他的朋友們一副稱兄道弟的口氣，毫無女人味，不特別點出性別，他都會擔心她被拉進男湯去，那可就尷尬了。

「您說是人類保護了樹嗎？樹木本身有涵養水源，保育土壤、調節空氣、吸收二氧化碳，形成生態圈的功能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，其實是樹木在幫助人類走出大自然的浩劫。人們砍一棵樹，只要一天，基金會種一棵樹，能造福千年後代子孫。我們居住的環境需要愛護與保護，綠化地球刻不容緩，『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』非常努力在做這件事，我們買樹苗、買荒地種樹，搬運遭遺棄的老樹、養護，投身之後才發現經費遠比想像中龐大，每一分錢都用得戰戰兢兢……」

麥元其才喝了一口咖啡，樓下的女村長已經端出另一個身分來，頂著「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」副會長的頭銜，抱出基金會的募款箱就拉著遊客不放，簡直跟地痞流氓沒兩樣。

「辛爺爺，您打哪兒來？高辛市？啊哈哈——那可真巧了，隔壁這間正在裝潢的店面準備要開烘焙坊，老闆跟您是同鄉！是的，原來您也知道『高麥麵包店』！不，不是麥老爹來開店，是『高麥』的小老闆自己出來創業，店名叫『喜鵲之門』，走的是觀光門市結合教學路線，二樓還有烘焙教室。麥老闆做的麵包跟他的人一樣充滿愛和力量，對於協助偏鄉發展和『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』都盡心盡力，等店開幕，誠摯歡迎您過來嚐嚐『喜鵲之門』純粹的好滋味……」

麥元其一口咖啡差點噴到樓下去，聽到快樂村女村長幫自己拉生意，他沒有感動，只有頭皮發麻……

當年唆使苦寒行創辦「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」的幕後推手就是歡樂樂，隔年她大學畢業馬上投身基金會給自己撈了個「副會長」的頭銜。

歡樂樂幫忙宣傳喜鵲之門……準沒好事，不知道又在打什麼主意？

「辛爺爺，『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』只是點起星星之火，目的還是希望能有更多人投入種樹救地球的行列，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……有的、有的，這是我的名

片……謝謝辛爺爺！我期待您的聯絡。」

老人家已經從喜鵲橋走到對岸的步道，女村長還大搖雙手，扯著喉嚨在喊，「辛爺爺，您直走往左拐，西走兩條街，那兒是早上最熱鬧的快樂市場，您如果還沒吃早餐可以過去看看。那裡也有賣基金會推出的『林老師溫泉饅頭』，送禮自用兩相宜，拿我的名片可以打折！」

「嘖嘖嘖……可憐的老人家被嚇得不得不——健步如飛。造孽啊……」麥元其喝著咖啡在看戲。

歡樂樂回頭往上望，緩緩爬升的日出被建築物擋住，早晨柔和的陽光灑在那個男人的背後，卻被他強烈的存在感吃掉了。

頂著深褐色的短髮，五官和臉龐輪廓深如刀刻，古銅色的肌膚，充滿肌肉線條美的強健體魄，晨曦粉彩蠟筆般的光線也削減不了那個男人的陽剛味，這就是住在樓上「那個男人」麥元其。

歡樂樂眯著眼睛，瞅著他一會兒，一聲不響的從地面消失……

麥元其一屁股坐回涼椅，長腿一伸，拿起麵包配咖啡。

希望社區規劃為溫泉大街後，溫泉會館旁留了幾棟用來收租金的房子由基金會管理，其中一棟由麥元其和歡樂樂分租，樓下是歡樂樂的村長辦公室，樓上則是麥元其當住所用，所以兩人是樓上、樓下的鄰居關係。

歡樂樂一個步伐跨越兩個階梯，沒幾步就從側門階梯跑上寬大的露臺。

麥元其瞧她剛才抱著募款箱不見了，手裡改提了一包蘿蔔乾。

「早安！剛才我來的路上遇到陳婆婆在賣蘿蔔乾，這是她親手做的，炒菜脯蛋特別好吃，所以買來給你嚐嚐……順便跟你換早餐，哈哈，你每天的早餐好豐盛，想到我都流口水了。」

從客廳延伸出來的大露臺，長條的木桌上、一壺剛煮好的咖啡、一盤切片麵包、生菜沙拉和水果，籐籃裡還有幾個各種口味的歐式麵包。

歡樂樂把這裡當早餐店，聞到香味就提個東西跑上來換早餐，麥元其都已經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開始變成她專屬的早餐店老闆了。

「一大早當街『拉客』，妳不丟臉嗎？」麥元其看她很迅速的從盤子裡拿了一片蒜味麵包，整片塞進嘴裡，真怕她噎死在這裡。

「你一開口，我就想起來，我昨天去買民生用品時順便幫你買了一打口氣清新、口齒留香的牙膏，你真該換個牌子了。」歡樂樂灌下一大口咖啡，拍了拍胸口把麵包嚥下去。

「這麼好用，妳還是留著自己用，妳辦公室每天來來去去那麼多人，妳比較需要。」其實麥元其還滿喜歡看她吃東西的，女村長的優點之一就是在餐桌上爽快不扭捏，餓了就大口吞，吃進她嘴裡的食物看起來都很美味。

「我們快樂村的村民每個都很可愛，大家都說我張口滿室芬芳，我隨便拿一條牙

膏用就可以。倒是你，希望你用完一打牙膏，以後從你嘴巴裡講出來的話能挑到幾句好聽的。」歡樂樂坐在對面，和他一樣長腿跨到一張椅子上，透亮的眼神閃著興奮的光芒問他，「你知道剛才那位老人家是誰嗎？」

「大概是哪位從來『不出山』的女村長長這麼大以來，頭一次見到保養得不錯的老頭吧。」為了募款，連「回眸一笑百媚生」這種話她都吐得出來，林老師博愛基金會的會長可以放心讓位了。

「我高中、大學都在外縣市唸的書，早就『出過山』了。我這個人百無禁忌，就不跟你計較『出山』的意思。我說麥大師，你平常不看電視也要多看雜誌，連住在你家鄉的大人物都認不出來，我看你才是那隻井底之蛙。」

「報章雜誌連退休的村里長都開始報導了？」麥元其驚奇問道。

「你真失禮，恕我提醒你現在已經六月了，天氣很熱，一大早就在井裡叫不停的青蛙，小心被投進井裡的石頭砸死。」歡樂樂拿起盤子裡的麵包一片接一片，配著咖啡，欣賞著麥大師那張很男人的帥臉保養眼睛，嘴巴很癢的說道：「其實你直接承認你的孤陋寡聞，低聲下氣虛心請教，我也可以好聲好氣告訴你那位大人物的身分，你偏偏要亂叫，一再強調你的有眼無珠，我也沒轍。」

「妳『吠』完了嗎？如果還要繼續『吠』，我要『收攤』了。」

這個從村長世家出來的女村長很有從政潛力，芝麻細的瑣碎，她都有本事挑出來砲轟。

「你跟苦學長當了那麼多年朋友，面對學長高貴的氣質和修養，你都沒任何想法嗎？」歡樂樂這時候看著他的表情，完全當他是一頭北京來的牛在看。

兩人之間共同的朋友苦寒行，一家人曾經在快樂村住過幾年，據麥元其所知，苦家當時租的正是老村長家的房子，歡家和苦家因此而熟識，後來歡樂樂考上苦寒行唸的高中，受苦寒行照顧，歡樂樂從此心中便有了一位「景仰滔滔不絕」的苦學長。

「唉，算了，我就讓你開開眼界，老人家你不認識，國內的大企業辛氏集團你總知道吧？老爺爺就是那個大集團的前任——總裁！」

歡樂樂一臉的得意洋洋，老人家「鑲金包銀」的雄厚背景，包管嚇死麥元其，讓他從椅子上摔下來。

但是只見……

麥元其伸著長腿，坐得四平八穩，面無表情。

歡樂樂眯著眼睛，盯著他起碼超過五秒鐘……

「你的眼睛有亮了那麼一下下，別以為我沒看到。」歡樂樂菱角唇彎彎翹翹的上揚——贏了！

「嘖……」麥元其嗤了一聲——被發現。

他確實是沒想到那麼樸實的老人家，居然是大企業家，只是歡樂樂一直盯著他，等著看他的反應，大男人的面子掛不住，死撐也要撐住，結果還是被她發現他的眼神閃了那麼一下。

真是不甘心……

「『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』推廣種樹救地球的理念，能夠讓更多有影響力、有號召力的名人、企業家來加入，這是求之不得的事，既然貴人送上門，拚命也要拉住，才對得起會長賦予我這個副會長的重責大任。」

所以她對一個老頭滿嘴諂媚有理就是了……麥元其眼角睨視她，忍不住狐疑——

「辛氏集團的前任總裁向來很低調，過去很少在媒體曝光，何況已經退休多年，走在路上也不會有人認出來，怎麼確認他的身分，妳說是就是？」

面對質疑，歡樂樂當他是虛心請教，咧著嘴謙虛道：「好說、好說，快樂村、和平村一線之隔，林老師溫泉會館就在隔壁而已——」

林老師溫泉會館是蓋在和平村的土地上，在快樂村的觀光景點上因此少了這麼一筆，身為快樂村村長還滿遺憾的。

歡樂樂話說到一半突然打住，目光定定地看著一個方向。

麥元其也跟著轉頭看去——

歡樂樂這時候火速說：「昨晚我去代班洗溫泉池，米店張婆婆的女婿阿源師跑來會館跟一個老先生打招呼，我看他對老先生畢恭畢敬，想起張婆婆常提起她女婿是辛家的御用園藝師傅。阿源師放假帶著老婆回娘家，還特地跑來會館鞠躬哈腰，我猜想這位老先生的身分一定不簡單，所以就拉阿源師去喝兩杯……如此如此，我就知道貴客臨門了。」

歡樂樂肩膀一聳，笑得很得意，有阿源師背書，老人家的身分哪假得了。

麥元其被虛晃一招，回過頭來，扔她白眼，「妳罵我罵得那麼爽，跩得活像自己見多識廣，結果還不是靠小道消息。」

「那是你家鄉的大人物，那樣的大人物如果是住在快樂村內我還認不出來，我早就羞憤得拿臉盆自殺了，哪還有臉出來見人。」

麥元其額際的青筋在跳動，這個女村長似乎忘了她用來損他的那張嘴，嘴裡正吃著他起個大早準備的早餐……

「有個問題，我很早就想問妳了。」

「有問題你早就該問了，悶在心裡你不得內傷嗎？」歡樂樂嘴裡損他，但基於職業本能，還是很禮貌的擺了「請說」的手勢。

「我看妳對其他人的態度很好，對每一個人都有說有笑，親切有禮，為什麼對我卻很不客氣？」

有這回事？

歡樂樂聽他這麼一說，不知不覺慢下狼吞虎嚥的動作，細嚼慢嚥地……耳朵有點熱。

「唔……我自認為做到人人平等，一視同仁，不過既然你有異議，我試著幫你分析一下，在這裡你所指的『其他人』可以區分為四大類，第一、老人和小孩。第二類、遊客。第三、快樂村村民。四、隔壁村的人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這第一類，是基於家父從小教導『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』的道理，所以尊重老人、關心小孩，這是秉持我的家庭教育；至於面對外來的遊

客，我身為社區推廣發展協會副會長，熱情招待是我的義務；接下來你也知道我們歡家村是村長世家，身為村長面對鄉親不笑臉迎人，不然我要跟我可愛的鄉親們擺臭臉嗎？」

歡樂樂村長幫他做完分析後，大口大口的吃早餐，表面上很理直氣壯，內心是偷偷吁了口氣，想為自己的冷靜睿智喝采鼓掌——

「好吧，我不是老人、小孩，不是妳的鄉親，也算不上是遊客了……但是我每天供妳吃早餐，妳連隔壁村的人都算進去，獨把我排在妳『一視同仁』的名單之外，這又是什麼道理？」

獨排除……歡樂樂的心臟撞了一下。

才佩服自己的當下，卻發現愈描愈黑，這是要怎麼圓下去？

麥大師窮追不捨是怎樣？

歡樂樂一口麵包咬在嘴裡，停住動作，默默臉紅，硬著頭皮掰下去……

「我是不認為自己有把你排除在外啦，不過你一定要這麼想的話……那你知道隔壁村都住著什麼人嗎？」

「隔壁村難不成一個個臥虎藏龍，住了全國的大企業家？」麥元其嗤了聲。

「要有這麼好的事，我就搬去隔壁選村長了。」歡樂樂大笑幾聲，喉嚨有些乾，本來是打算哈哈大笑混過去，結束話題，她卻被一雙很男人的眼睛筆直盯著看，看得她心臟亂跳……

她只好一口咖啡灌下去，扳起手指數，繼續掰，「隔壁村住的，有開花店的大媽嫁過去的女兒、米店張婆婆的姊妹、早餐店大嬸的娘家、麵店陳三叔的女婿……等等。這兒地方小，大夥兒來來去去的，鄰里關係緊密，到頭來都是一家人，所以說……」

啪！

麥元其往大腿拍了一響，把歡樂樂給鎮住，眯著彎月眼望著他，心跳加快，愈來愈心虛……

「所以說隔壁村通快樂村，也是妳顧好選票的一環，妳這麼說我就懂了。」麥元其點了點頭，下結論——

「我沒有設籍快樂村，不能投妳一票，也沒有親戚住在快樂村，無法去咬耳朵，左右選情，所以才一直看不到快樂村村長親切的一面啊——原來如此。」

原來如此什麼？

什麼叫她是為了顧好選票，他以為當村長很好賺嗎？

說到這裡，歡樂樂瞬間爆氣，「你以為村長有多少薪水？村長是無給職——」

「但是每個月有四萬五。」麥元其得讓她知道，他雖然不選村長，也是有在看電視關心國家大事。

「每個月四萬五是根據『地方制度法』與『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條例』給的事務補助費，那是用於油水電費等公務支出。村里長大約可以分為樁腳型、服務型、開創型；像我這種運用自己的創意帶動地方、創造地方新價值，腳踏實地在為地方做事的村長而言，這筆錢只夠用來塞牙縫！」想到這個

月四萬五又用光了，想做的事情還有一大堆，她就恨恨地噴氣。

「所以妳才到處代班，到處兼職，到我這裡來A早餐？」

「沒錯，因為我月月透支只好……」歡樂樂順口回答到一半，發現離題，瞥見那個男人的白牙齒在閃……

找碴嗎？

「……硬往我臉上貼標籤，緊咬我勢利，抹黑我雙面人，一大早你是牙齒痛，還是牙齒癢，這麼想找我磨牙？」燙熱的血液瞬間冷靜下來，歡樂樂这才發現自己被耍了。

麥元其這個男人要是真覺得她的態度有問題，或是察覺了什麼，早就一個大腳把她踢下樓去，哪裡還肯讓她上來吃早餐。

「這招叫以牙還牙。」

陽光男人豪邁的笑容讓方才冷卻的血液又奔騰，女村長的心跳撲通、撲通地難以壓下來。

「……不好笑。村長你也敢耍，不想混了，你應該慶幸我底下還有弟弟妹妹們，為了這群弟弟妹妹的身教，我順便讓你明白『以德報怨』的道理，不跟你計較。」

「前幾天還洋洋得意地說自己是老村長唯一的掌上明珠，歡家的傳人，這麼快老村長就續絃了，妳後母給妳帶一群弟弟、妹妹來？」

「我們歡家秉持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的精神，門聯掛著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助人為快樂之本。祖父在世的時候曾說，快樂村等於是一個大家庭，身為村長，是這個家庭的大家長，必須把每一位鄉親都視為家人，對長輩做到噓寒問暖，與平輩互助合作，相處親如手足，所以村子裡的孩子們都是我的弟弟、妹妹，他們未來都是要撐起半邊天的棟梁。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這棟梁不能長歪，所以上梁要正，身為大家長的村長要以身作則負起教育責任，讓孩子們成長茁壯，頂天立地，穩如泰山，我身為『林老師溫泉守護協會副會長』、『林老師溫泉傳愛基金會副會長』、『快樂村守望相助自治會會長』並且是現任的快樂村村長……」

麥元其直接拿一根長棍麵包塞住她的嘴巴。

「昨晚去代誰的班？」

歡樂樂一口咬下長棍。

「小趙的老婆昨天跌了一跤，孩子早產，他趕著去醫院，臨時找不到人代班，打電話來問我，我剛好有空就過去了。」

說到代班，歡樂樂忍不住咧了嘴。

「晚班的薪水比較高，等拿到錢，給小趙的孩子買罐奶粉送去還有剩，賺到了。」

麥元其瞥見他切好的麵包整盤空了，伸手向麵包籃，手卻愈伸愈長，還摸不到邊——

歡樂樂拉著籃子的另一端慢慢挪移，用鼻子努努另一盤生菜沙拉，不忘誇他道：

「你做的麵包是一絕，沒想到沙拉也做得這麼好，嘖嘖嘖……瞧這配色，玉米、水煮蛋、小黃瓜、蘋果丁、柳橙、奇異果、黃椒、紅椒、美生菜、堅果，均衡的彩虹飲食法，兼具視覺享受與豐富營養，光吃這盤我都覺得足夠補充一天的活力

了，哈哈——你多吃點。」

……那剛才猛塞麵包吃的是哪張嘴？

這個月光族的女村長，只要鄉親一通電話，服務就到，除了村長該辦的職務外，她還包辦幫村民代班、帶小孩、關瓦斯、處理糾紛，經常自掏腰包，照顧單親家庭，幫小孩繳學費、買文具，給生病的獨居老人送衣服、送吃、送喝，一到月底錢關難過就過來揩他的油，從他這裡拿些麵包去分給需要的人。

麥元其拍開她的手，從籃子裡挑了個圓圓的大麵包，拿起麵包刀切開一塊桂圓核桃麵包——

「啊……那是陳婆婆最愛吃的，她這陣子都臥病在床沒什麼胃口，可很愛你做的桂圓麵包……」也是她愛吃的，但是為了留給陳婆婆吃，雖然她剛才就有看到那顆誘人的麵包，還是決定要留給陳婆婆。

女村長舔了一下嘴唇，流口水。

「店裡要用的新烤箱已經送到了，我正在試烤溫，昨天多烤了一些麵包，妳去廚房拿。」麥元其把切開的麵包擺進盤子，自己只拿了一塊，就整盤推到她面前。歡樂樂口水滴到盤子裡，彎彎翹翹的嘴角笑得很樂，眼睛眯到看不見，眼神流露崇拜他的光芒，拿起麵包繼續吃。

「呵呵呵……那年苦學長拿你做的麵包給我吃，當時我就想，這麼好吃的麵包，真希望村子裡的人也能吃得到，於是我就向老天爺許願，把麵包神請來快樂村吧！果然不枉費我每天早晚的祈禱，祂老人家被我真摯的誠意打動，把充滿愛心的麵包神賜給快樂村，哈哈！」

「呵呵呵……那年老苦拿我做的麵包給妳吃，當時我就想，每天早晚照三餐丟訊息、打電話來『拜神』，到底是從哪跑出來的瘋子？我非親自過來看看不可。」麥元其學她的口氣，說完深深嘆了一口氣，想不到他誤入賊窟，從此被瘋子給纏上。

「別這麼哀哀嘆嘆，你是千里馬遇上伯樂，從此鴻圖大展，搖身一變成烘焙名人，出書、代言、廣告接不完，到處演講授課，現在還有了自己的店。」歡樂樂都不知道多羨慕他，這個男人今非昔比，現在已經是鑽石級的單身漢，追著他跑的女粉絲一籬筐，而她還是個苦哈哈的村長。

唔，說到村長……

千里馬遇上伯樂嗎？麥元其必須承認她這句話說得好。

他有今日，她確實功勞不小。

「喂……麥大師，你剛才提到顧選票，我突然想到我的任期只剩下一年耶。」歡樂樂想起昨晚在溫泉會館時，櫃檯的阿麗又要請假，為了請到假，一雙電眼猛眨把領班電得茫酥酥，最後拿她沒轍，點頭准假，她現學現賣，望著麥大師猛眨眼睛。

「幹麼……妳眼睛抽筋？」麥元其湊近看她那雙眨得很不自然的眯眯眼。

「咳——咳咳……有東西掉進去啦……」東施效顰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歡樂樂只好假動作揉揉眼睛。

「這可稀奇了……妳那雙眼睛還能卡進東西，這機率……可以去簽樂透了。」

小眼睛得罪你了？信不信我告你人身攻擊！

平常歡樂樂是會這麼回他啦，不過眼下……

因為她還有正事要辦，這回就大人不計小人過，放過他。

「咳咳……言歸正傳。面對明年的『大選』——」

「大選？妳準備選總統嗎？」

歡樂樂充耳不聞，正經八百地繼續說：「做為村長世家的一分子，並且是歡家的長女，我歡樂樂任重道遠——」

「我還慎終追遠咧，妳是哪個朝代穿越來的？」

歡樂樂硬是不理會他的調侃，昂著下巴，長手一揮，發表演說，「眼前快樂村人才濟濟，返鄉青年正積極展望社區未來，勢必會有不少有志之士投身競選，因此明年選舉不可小覷——」

「呵呵呵，妳放心、妳放心，返鄉青年沒這麼閒，有志之士都去選立法委員了，沒有人會想跟妳搶這個小位置。」麥元其擺擺手，勸她別這麼大驚小怪。

在必要的時候，歡樂樂的忍功是一流的，她兩眼彎彎笑望著他，滿臉感激，只差沒把感謝狀頒給他。

「我非常感謝麥大師，經由你的提醒，我才驚覺時光匆匆，眼前必須把握未來一年的村長任期，更努力為村裡多做些事情來爭取村民的認同，在明年投下神聖的一票給我，因此我有個小小的提議，剛好你的『喜鵲之門』即將開幕了，所以……

嘿嘿嘿……」

嘿嘿嘿……聽到她幫他的店拉生意時，他就知道不會有好事，果然他的預感是對的。

光聽她「嘿嘿嘿」幾聲，就知道接下來的話不必聽了——

「麥大師，你也知道，我們這裡過去是牲口比人口多，好不容易挖到一口溫泉聚集人潮，能夠在冬天帶來觀光客；旺季有錢賺，大家忙得笑呵呵，但是也就那幾個月，尤其是夏天熱得要死，誰要來泡湯？你看看現在，街上店家、街邊擺攤的阿公、阿嬤閒得打蚊子，沒錢賺只好勒緊褲子，連我都看下去停下來買蘿蔔乾，將心比心你也是不忍心，所以，我身為『社區推展觀光委員會』的副會長，在此乞求我——偉大的麵包神啊！我們再次攜手合作的時候到了！」

歡樂樂展開雙手，敞開她的懷抱，用她最誠摯的心來擁抱麵包神。

麥元其低頭滑手機，任憑女村長去噴口水。

當年，發現希望社區湧出溫泉時，歡樂樂興沖沖打電話給她的苦學長，第一個念頭想到的是若能順利藉由溫泉推展觀光，吸引大量人潮來消費，以後村子裡的年輕人就不必再離鄉背井外出找工作了。

然後，吃到麥元其的麵包，她腦袋裡馬上冒出一個想法來，想到的也是村子裡的

人……

那年歡樂樂大學畢業，回到家鄉，正好是希望社區重建的第二年。

過往的家鄉，大樹下老人孤寂的身影，小孩張著大眼望，年輕夫妻都在外地工作，除了逢年過節，平常路上只有貓和狗在散步。

家鄉發現溫泉，有了商機，許多年輕人回來卡位，商店一間間冒出來，老人忙了，小孩笑了，整個村子活絡起來，連草都綠了。

眼望大街上熱鬧活潑的景象，這讓歡樂樂更想做點什麼，當時的村長是她父親，而她希望能幫上父親的忙，摩拳擦掌正準備大展身手時，剛好吃到麥元其的麵包——

「阿爸，為了打造更有活力的社區，我認為村裡應該不定期舉辦各種教學活動，這也能讓回鄉的鄉親彼此多一些接觸的機會，凝聚鄰里間的向心力，所以首先，我們來開媽媽教室，好不好？」

「妳的提議很不錯，不過……以前阿爸也辦過幾個活動，像土風舞、交際舞，下棋等等，大家都提不起勁，最後無疾而終，現在村裡的年輕人多了，這些活動他們也沒有興趣吧？」

「平常大家都有工作，累積不少壓力，所以社區大多數都會想到舉辦娛樂活動提供消遣，一個社區喜歡這些活動的人多就辦得成，人少也只能草草結束。不過興趣可以培養，我們首先得把居民吸引出來參加，所以這個活動就必須要有話題、有誘因、激起動力，引起人們的好奇心。」

「……聽妳這麼說，妳已經有想法了？」

「對啊……阿爸，我們來造神。」

「灶神？」老村長很幽默地望一眼「灶咖」。

「不是那個灶神啦，我是說……苦學長他有一個朋友，年紀很輕就遊走世界各國學習做各種麵包，還得過很多大獎，我吃過他的麵包，真正是一個實力派，叫他『世界麵包神』當之無愧。自從發生毒油、毒澱粉事件以後，食安問題層出不窮，全民健康意識抬頭，未來是回歸廚房親手做烘焙的時代，所以我想可以請苦學長的朋友來上課，以海外歸來的世界麵包神、年輕帥氣的天才麵包師來宣傳，並且限制報名人數。名師加上門檻總是比較誘人，比起娛樂性質的活動，學習健康天然的手作麵包，一方面能夠培養手藝，同時成品還能與家人分享，照顧家人的胃，這些主婦們比較能夠熱心投入，持續熱度。」

「有道理。」老村長點點頭，雖然女兒的點子不錯，不過執行層面還有許多要考慮的，首先，「寒行這個朋友妳認識嗎？他有意願？」

「阿爸，苦學長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我很快會認識他，無論如何我都會說服他，請他來上課，老師這部分你安心交給我來辦。」無懼無畏盡情揮灑青春，年輕就是本錢，歡樂樂當然是先打包票，闖了再說。

老村長的顧慮還是比較多，他沉思著說：「場地、烘焙器具、烤箱，這些……」

「我去勘查過了，快樂國中的烘焙教室很適合辦這次的活動，而且校長人很好，相信我們只要能夠把場地維護好，校長絕對會樂於協助。」

她真的去勘查過場地？不是憑著以前唸國中時的印象拿出來說的？

「好吧……既然妳都已經考慮好，那就來做吧。」女兒老是吹牛皮，總想用那副小小的肩膀把事情一肩扛，這點讓老村長擔心，但看他的女兒滿懷抱負……老村長望著鬥志高昂的女兒，微笑點頭……女兒活力用不完，這個老父親只好賣個老臉去拜託大家多配合了。

「遵命！」歡樂樂領命，她沒告訴父親的是……

這個麵包神，這時候的麥元其，人在國外研修。

歡樂樂每天丟訊息，誇他的麵包有靈魂、有生命，咬在嘴裡，感動在心裡，偏鄉需要他，快樂村的人們等著他。

歡樂樂天天都在打造她的神，每一則訊息都把他吹捧到天上去——

從社區出發，「快樂」支持，你是在偏鄉散播歡樂散播愛的麵包大神。

你發熱的雙手所揉出來的麵糰，發光的慈愛之心烘烤出來的麵包，是世界良善的一面，人們吃的不是飽餐一頓，而是健康和活力。

這麼有愛的麵包，你有發揚、傳承的責任，充滿愛和光輝的世界就靠你了！

「哪來的瘋子？」

麥元其每天看訊息，看著、看著，開始好奇這麼瘋狂在燃燒生命的女瘋子，這個自稱快樂村村長女兒的歡樂樂，究竟長什麼樣子？

能瘋得這麼大膽、這麼徹底，他以為除卻他，世上不多見，特別是個女生，應該是有一張與眾不同的臉，異於常人的發亮的眼……吧……

麥元其不否認，他一向都很欣賞積極樂觀、勇往直前，勇於追求夢想的女孩。

因為麥元其本身，也是一個按捺不住好奇心的行動派。

所以不久後，麥元其結束了探尋世界盡頭的麵包修業之旅，收拾行囊，坐上飛機，飛回來了。

千里馬遇伯樂，歡樂樂把麥元其在快樂村的教學影片剪輯上傳，並且幫麥元其整理烘友們的問題——耐心回覆，麵包神的名聲經由網路發燒，迅速爆紅。

麥元其的烘焙實力，加上歡樂樂的慧眼識英雄和廣結善緣，讓麥元其名利雙收，也讓老村長安心退休讓女兒出來選村長，憑著老村長的人脈和歡樂樂的人氣，年紀輕輕出來選就順利當選。

算一算，麥元其和歡樂樂這一齣千里馬遇伯樂上演……也有五年多了。

第二章

炎熱的暑假來臨，走在盛夏的陽光裡，快樂村的大馬路上，兩個人擦肩而過……一個棒球帽、背心、五分短褲、夾腳拖，拿著垃圾袋邊走邊撿垃圾。

一個遮陽帽、大墨鏡，防曬衣、長裙包得密不透風，拉長桿拖著行李，一身時尚。在地人和觀光客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淡季來到溫泉區的觀光客，總是令人眼睛一亮，看起來賞心悅目啊……歡樂樂眉眼彎彎，撿起垃圾來更起勁，快樂村不做表面工夫，保持環境整潔是不分淡旺季的，有乾淨清爽的街道，不分遊客、居民，天天都能有好心情——

「招男？」歡樂樂彎身撿垃圾時，目光往後一瞥，不經意瞥見……

她以為是觀光客的長裙女子，穿著平底涼鞋的後腳踝有一塊燒傷的疤痕，那道疤痕的形狀像兩顆大和小的愛心，一眼難忘，一眼就能認出來，一眼就挑起過往的回憶。

「陳招男？」歡樂樂撿起空瓶，回頭叫她。

女子波浪長髮，穿著長裙的背影風情萬種，像是時尚雜誌走出來的模特兒，拖著行李箱，勾著皮包，聽見後頭喊來的聲音，腳步頓了一下，隨即筆直的走，飛快的走。

「陳招男……」

「陳招男……」

「招男啊……」

「陳——招男……喂——」歡樂樂一路跟在後頭喊，得不到任何回應，索性把手上的養樂多空瓶拋出去，一個射飛鏢動作，咻——正中……後腦杓。

叩……喀……喀、喀……空瓶掉落地上，滾回到她腳邊，歡樂樂重新撿起來，正準備很帥的再來一次時——

「幹麼啦！」長裙女子摸著頭氣急敗壞轉過身來。

「哈哈——果然是妳，幹麼不理人啊妳？」歡樂樂把空瓶丟進垃圾袋裡，把棒球帽往後戴，刺眼的陽光讓她的眼睛眯成一條細縫。

招牌的眯眯笑眼，彎彎的菱角笑唇，有……十年了吧？歡樂樂那張特色笑臉很好認，但是大墨鏡映著一個很男孩的身影，卻讓陳招男驚訝。

要不是她先出聲叫她，要不是那張充滿個人特色的笑臉，她真認不出她是歡樂樂……

「妳有病啊？」冷顏，冷語，忍不住的冒火。

她們是能打招呼的關係嗎？

見到她還笑得出來，幾年不見毫無長進，還是那麼沒大腦、沒神經！

「唔……我打妳一巴掌，妳還在記仇啊？都那麼多年過去了……」歡樂樂扳起手指開始數經過幾年……

「十年。」

「哇啊……」歡樂樂崇拜的眼神很快消失，慢慢拿斜眼看她……她早都把往事放水流了，沒想到陳招男這麼小心眼，記仇記得這麼深，不過是一巴掌，沒必要年年詛咒她吧——

「我兒子九歲多了。」大墨鏡底下的雙眼噴火，長裙一甩，轉身拖行李怒走。噢……原來如此。

說的也是，應該沒有人會忘記自己兒子的年紀。

歡樂樂點了點頭……

那年她用的一巴掌，起因就是陳招男懷孕，懷的是杜禦的孩子，而杜禦……大學一年級時的杜禦……當時還是歡樂樂的男朋友。

歡樂樂望著她的背影，結婚多年，兒子已經九歲多的陳招男，已經升格為貴婦了，看起來年輕貌美又一身時尚，和杜禦的婚姻生活應該很幸福美滿才對啊……

歡樂樂若有所思地盯著那卡皮箱，眼裡有點狐疑，雙腳不由自主跟上她。

「陳招男，很高興見到妳回來。」歡樂樂看到垃圾就撿，從小就已經養成順手撿垃圾的好習慣。

「……陳穎。」結婚那年她已經改名，陳招男這個名字很久沒有使用……很多年沒有人這麼叫她了。

「招男，跟妳說，我現在是村長了。」陽光照上一張春風得意的臉，歡樂樂的聲音好炫耀、好招搖，好……三八。

「陳穎……我叫陳穎！別跟著我！」陳穎很冒火、很不爽。

「招男，妳很多年沒回來，村裡現在變得很熱鬧，好幾條道路拓寬，連二十四小時的便利商店都有了，妳不會迷路吧？妳上哪兒，村長幫妳帶路。」村長秉持服務精神，很熱情的招呼回鄉故友。

「我認得自己的家，不用妳雞婆，滾啦！」陳穎很想踹她一腳，直接踢飛到外太空去。

雖然十年不曾回鄉，她也知道家鄉靠著溫泉發展為熱鬧的觀光區了……

暑假了，以為榮景一片，人滿為患，下了車站才曉得觀光區也有分淡旺季，盛暑裡小貓兩三隻，站在路邊老半天也看不到一輛計程車。

她不想遇見熟人，故意避開大街，走喜鵲溪旁的小路，卻偏偏……小路已經拓寬成大馬路，兩旁都是樹，樹下坐著許多下棋的老人，一個個看著她，她匆忙拐進村裡的街道，走沒幾步，不幸撞見最不想見的人。

「妳要先回家看看嗎？那妳晚上住哪，要不要住溫泉會館？村長這兒有優待券。」歡樂樂望著她那口行李說道。

「……我回家住，滾！」

「啊？妳要回家住？」歡樂樂頓住腳步，一下子就落後了好幾步……她望著那形單影隻的背影，又追上她，「陳招男，妳口氣很差耶，也不想想我們從國小到國中都同一班，這是多難得的緣分——」

「那一屆才幾個人，從頭到尾就只有一個班級，扯什麼難得的緣分！」陳穎怒噙回去，瞥見商店有人走出來跟歡樂樂打招呼，好奇地看著她，她把帽沿壓得更低。

「唔……對啊，大家越生越少，加上人口外移，我們那一屆人數驟減得很嚴重，本來以為到國中可以認識很多新同學，結果聽說不少人跨區到別處去唸了，人數湊一湊還是只能拼到一班。」歡樂樂和陳穎同樣身形瘦長，同樣高度走在一起，呼吸、步調一致，讓她懷念起以前唸書時，兩人經常肩並肩一起走，那時她們還是有說有笑的死黨。

「不要跟著我！」

「我回我家。」歡樂樂把帽沿拉回到額前擋陽光，一副理所當然的和她走在在一起的口氣，因為兩人的家就在斜對面。

於是，陳穎走得更快了。

歡樂樂也加快腳步，「陳招男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妳說才好？」

「我不想聽，離我遠一點！」陳穎貴婦拖著名牌行李箱，手臂勾著名牌包，身上飄著高級的香氣。

「唔，妳好香哦，用哪牌子的香水？可是陽光這麼大，流汗才健康啊，幹麼嫌我臭。」歡樂樂村長一頂髒髒破破的棒球帽，手上抓的是垃圾袋，聞到貴婦陣陣飄香，讓她忍不住往自己身上一嗅，全身都是汗臭味。

「……姓歡的，我沒心情跟妳閒扯淡，警告妳不要惹我！」陳穎怨婦連兒子都拋下，一個人回到「陳招男的故鄉」，她哪裡還有心情去管她身上香還是臭。

「唔呼呼呼……對啊，我是姓歡。」說到她姓歡，她就忍不住竊笑，一臉的開心，差點忘了正事……

「陳招男，妳都那麼久沒回來了……這樣吧，陳招男，我這裡有『林老師溫泉會館』非常優惠的套券，提供住宿泡湯和早晚餐，另外，我額外免費送妳麵包神手做的麵包，妳買幾張，我現在就帶妳過去。」轉角就到家了，歡樂樂拉住她。

「妳很煩！」陳穎貴婦甩開她，留下一路香噴噴的香氣，轉過街角，回家去——陳穎父母都姓陳，夫妻感情不睦，連生三個女兒後離婚，陳穎母親帶著滿周歲的她回到老家住。

當時外公還在，陳家的磚瓦屋整理得乾乾淨淨，紅紅的磚牆，灰黑的屋瓦，小庭院老樹綁著盪鞦韆，全是陳穎的回憶。

陳穎上高中時，經歷外公過世、母親再嫁，自己搬進宿舍，後來陳家的磚瓦屋就鎖到現在了。

十多年沒人住、不曾再整修過的房子……

理所當然的，雜草一片，灰塵一堆，陳穎當然不會沒想過，所以她才大白天先回來整理。

靠近家園，她已經有心理準備，料不到——

曾經茁壯的老樹斷成兩截，壓垮屋瓦，屋頂破了一個大洞……

充滿兒時回憶的小庭院，繫著盪鞦韆的老樹，毀得面目全非。

貴婦張著嘴巴，大墨鏡底下赤紅的雙眼瞬間淚濕。

「唉……上個月連續幾天大雨，雷聲大作，閃電交加，我在屋裡聽到爆炸聲響出來看時，樹已經倒了。」老樹下的盪鞦韆，不只有陳穎的回憶，那是屬於兩個女孩的童年時光，歡樂樂自己看了都難過，更不知道怎麼安慰她。「我有跟阿姨聯絡過，阿姨沒跟妳說嗎……」

「她能跟我說什麼……難道還會特地打電話來告訴我說以前的家被天打雷劈了？」陳穎苦笑著自我調侃道：「看起來真像現世報，村裡的人怎麼說？有沒有說可憐的老樹是代替我遭雷劈了，果然惡有惡報？」

「妳……說什麼傻話！只不過打雷劈了一棵樹，妳感嘆神傷個什麼勁，發神經啊？」歡樂樂很驚訝，過去的陳招男從來不會在意別人的評論。

她是怎麼了？

歡樂樂愁著一張臉看著她，終於忍不住說道：「看妳拖那卡皮箱回來，我就猜到

了……陳穎，妳是不是跟杜禦吵架了？就是人家常說的『七年之癢』之類的，不過杜禦脾氣好，所以拖到十年才癢也不意外……呃，我是說，夫妻吵架在所難免，妳別發神經了。我多給妳幾張五折優待券，妳去溫泉會館多住幾晚，玩高興了再回去。」

「回不去了，搶走死黨的男友結婚，所以沒有好下場，十年後弄到離婚散場。」陳穎站得直挺挺的，嘲諷自己的聲音很淡然。

她望著殘破不堪的屋子，深深吸了口氣，拖著行李走進雜草叢生的庭院。

歡樂樂像被雷打到，張著嘴巴，愣在那裡……杜禦和陳招男兩人——搞什麼——離婚？

陳穎在窗戶邊摸了一陣，找到鑰匙，打開屋門進屋裡繞了一圈，出來看見她還站著動也不動……

「在幹什麼？」

「……啊？」完蛋了，早知道貴婦已經變怨婦，剛才不應該欺負她。歡樂樂像個做錯事的小孩很無措。

「——還不快過來幫忙！」

怨婦大吼一聲，顯然……

還很有精神。

「哦，馬上來……」歡樂樂大鬆一口氣，抓著垃圾袋，立刻跟上去。

十年無人煙真不是蓋的，灰塵積了厚厚一層，到處是蜘蛛網，大理石面的古早桌椅被泥沙覆蓋，看不見原色，客廳角落連小草都冒出來了。

歡樂樂趕緊把小草拔了，把牆角堆積的泥沙摳一摳，正想工欲善其事，去找工具來清理時，她瞪著手上的陽光，忽然一怔，想想不太對，回頭朝陳穎破口大吼——

「有沒有搞錯……屋頂都垮了！妳還要住？」

人在屋裡，正午的陽光還能照在手上耶！

歡樂樂仰頭看客廳的屋頂破了一角，隱約還能瞥見老樹凋零的身影。

「大驚小怪……我都看過了，屋頂壓垮的只有客廳隔壁那個房間，廚房跟旁邊的房間都還可以使用。」陳穎跟著往上頭瞄一眼，眼神很冷淡，嗤了聲，「那個小洞，補一補就好了。」

「要不要挖一團黏土給妳——妳當扮家家酒啊？房子倒塌會死人的！離婚而已有必要連整个人生都放棄嗎？」看她死氣沉沉的，毫無當年的意氣風發，歡樂樂看了就來氣。

陳招男是誰？

她可是當年村裡最耀眼的一朵花，是她歡樂樂最得意的好姊妹！

「這棟房子是我外公親手蓋的，穩得很，妳這隻烏鴉給我閉上嘴！」怨婦聽見熟悉的吼聲，眼淚很不爭氣的噴出來，頓時兇狠的瞪她一眼，抹掉眼淚，找抹布去。

「……妳確定？」……確定要住就是了。

就算是陳爺爺親手蓋的，但是一場天災，難保屋子的結構沒有受損，所以歡樂樂才不相信她的鬼話，要確保這房子還能住，當然還是得找專業的來鑑定——

唔，反正就是大修或小修的問題，這師傅是一定得找的。

歡樂樂起身雙手拍拍，拍掉灰塵，伸進口袋裡掏出手機打電話找師傅。

「喂？阿水師，我村長啦，你手好點了沒……呵呵呵，可以工作了啊，那要不要過來看一看，上個月樹倒下來壓垮屋頂的陳爺爺家，想請你看看還能不能修……沒啦，陳阿姨沒回來，是招男要回來修，用料貴一點沒關係，她有錢人……好好好，我等你。」

掛上電話，歡樂樂繼續打……

「喂？小蓮兒，我記得妳園藝科的吧……妳要不要打工啊？我家斜對面那間草長得比人高的房子，庭院要整修，妳有沒有興趣過來看看？工時啊……可以過來討論啦，屋主很有錢、很大方的……那我等妳。」

「啊喂喂喂……阿勇啊，村長我啦……我怎麼又聽到小丁丁的哭聲，你不要閒在家打孩子啦，快點過來，你最仰慕的陳招男回來了，她要整理房子需要人手，你快來賺點奶粉錢回去——」歡樂樂話說到一半，手機就被劫走了。

陳穎從廚房衝出來，兩手掐著抹布簡直想勒死她，搶過手機就掛斷。

「妳找死嗎？要挖錢去貼補妳的村民也要找對人，我沒有錢！」

「拜託，妳跟誰喊窮啊，我歡樂樂耶，我認識杜禦又不是一天、兩天的事，像杜禦那麼大方的人，妳的贍養費一定是……」歡樂樂雙手拿出來數，直接從八位數跳到九位數。

「沒——錢！」陳穎拍掉她的手，很想砍掉她十根手指頭。

「不會吧……杜家破產了嗎？前兩年我才聽說杜禦接手家裡的生意，這麼快就搞砸了？不然應該給妳一大筆贍養費……但是山上那棟別墅還有那整片果園都還在杜家名下，沒聽說要賣啊……」

「少給我八卦，快點打掃！」陳穎把抹布扔給她，轉身去掃廚房——

「那請來的人，起碼……」

「沒錢！」

「這麼小氣……」堂堂神農集團的負責人，杜禦不是這麼小氣的人啊……到底哪裡出差錯了，這兩人搞到要離婚？

「嘿、咻！」歡樂樂一大早就很有精神地抱著一個大箱子跳上臺階，嗅著香噴噴的早餐，「早安——」

「日頭赤炎炎……下一句是什麼來著？」麥元其邊喝咖啡邊滑著手機。

「隨人顧性命……」歡樂樂脫口而出。

麥元其嘴角一掀，歡樂樂立刻想咬掉自己的舌頭。

「麥大師真是幽默，您充滿大愛的精神老早聲名遠播、家喻戶曉，這些——阿公、阿嬤們醃製的高麗菜乾、蘿蔔乾都是放感情用心做，品質有保證，你的名氣這麼大，不用白不用……我是說麵包神名氣響亮，您能者多勞，麻煩多多宣傳。」

歡樂樂抱著大箱子笑著彎月眼、菱角唇，雙手捧著商品「拜神」，深深一鞠躬，就當麵包大神實現她的願望，歡喜地坐下來享用早餐。

山間清新的空氣，露臺上，淡淡的麵包香，濃郁的咖啡香，夾雜著酸菜乾的味道。快樂村女村長拿烘焙大師麥元其當免費義工用，似乎愈來愈習慣成自然了，連「不用白不用」都敢當著他的面說，皮在癢了……

「另外還有件事情跟你商量，我是想說『喜鵲之門』空間寬敞，等你的店開幕，可不可以——」

「妳交過男友？」

「……啊？」歡樂樂咬了一口乳酪麵包，差點咬到舌頭，臉紅紅地轉頭看他……

「那個人是大公司老闆的獨子，你們從國中認識、交往，感情好到差點結婚？」麥元其邊滑手機邊問她。

歡樂樂怔了怔，默默坐直身子。

兩人雖然經常抬槓，但鮮少涉及彼此的私人感情，這還是「合作」這麼多年以來的頭一次……麥元其主動問到她過去的感情。

「呃……說結婚是有點誇張，只是很談得來……大學就分手了。」

「原來如此……真的交往過啊……」

「那都是過去的事了，你突然問這做什麼？」

頭也不抬，不看她一眼，這個男人在想什麼？他下一句又想說什麼，該不會是——哼……長得如何？有比我好看？

在吃醋嗎？

歡樂樂眯了彎月眼，偷偷摀住嘴巴，菱角唇彎彎翹翹笑得好害羞。

終於啊！守得雲開見月明——

「所以說你們交往多年，眼看是煮熟的鴨子，妳卻被自己的死黨先上車後補票，半路劫走，到口的鴨子就這麼——飛了，這也是真的？」

麥元其嘴角噙著戲謔的笑容，忙著滑手機，完全沒注意到歡樂樂內心正在上演小劇場，女村長秒變小女人笑得好歡樂的表情瞬間——

咚地一聲！掉了心跳聲……

「你什麼時候也學人家看起『快樂報』了？」

以為等到鐵漢柔情，事實證明一切都只是她的癡心妄想，歡樂樂死瞪著他嘴角那抹「嘲笑」，心花怒放的一張臉瞬間冷掉。

「沒否認……就是真有其事了。有時候我真覺得你們快樂村真是名符其實，村民們很會為自己找快樂，連村裡的八卦報都能寫得這麼精采……瞧這一段——一齣『麻雀變鳳凰』的好戲碼，村長千金不敵村裡豔陽花，女主角黯然退場，改演『金雞變鳳凰』。到底是誰想出來的形容詞……麻雀對金雞，一聽就知道注定要輸。」麥元其斜眼把「麻雀」從頭到腳瞄一遍，貼切的形容詞，讓他也必須點頭認可，低頭繼續滑螢幕。

歡樂樂一瞬間有想戳瞎那雙眼的衝動。

「喂……麥大師，我正在『拜神』，你是偉大的麵包神，留點形象，不要這麼八

卦。」

「我對八卦沒什麼興趣，只是有一點不太理解……聽說當年的鳳凰，如今下堂變棄婦落魄返鄉，而被踢下場的傻麻雀、笨麻雀不計前嫌跑去送暖賣笑臉——妳是選舉期到了，這麼缺選票？」麥元其把快樂村近期八卦快速瀏覽完畢，手機扔到桌上，滿臉不屑地睇視她。

「……你什麼態度啊？店裡的裝潢和額外增加的外地教學還不夠你忙嗎？每天跑來跑去，烘焙界的火紅名人對小地方的八卦傳聞太靈通可不是什麼好事。」

「託妳的福，快樂烘焙村的群組裡討論的已經不再是烘焙問題，整個頁面被一個女村長傻得要命、笨得要死的行為弄得烏煙瘴氣。」而這隻笨麻雀還在大口、大口啃麵包，好胃口完全不受影響。

「所以我就說，大家都太閒了，旺季的時候就不會有空聊這些。」鐵漢沒柔情，女村長也就很沒坐相，邊吃著早餐，兩隻膝蓋抵著桌邊把椅子當搖籃搖啊搖……

「讓我看都寫些什麼？」歡樂樂伸手摸向麥元其擱在桌上的手機——

「幹麼給妳看？」麥元其搶快一步。

「身為當事人我有閱覽權——啊……」歡樂樂想搶他手上的手機，椅子差點翻倒，麥元其拉了她一把，順利解除她後腦杓碰撞地板的厄運。

歡樂樂因此跌進麥元其懷裡，勾不到手機的那隻手還抓著他的手臂，薄軟的嘴唇擦過他的臉，夏天薄薄的衣料難以隔開……柔軟的胸部緊貼著他硬實的胸肌跳動。

她腦袋轟地一聲炸開來，小臉埋在他肩頭呼吸愈來愈急促……

早晨的蟲鳴鳥叫聲消失了，整個世界只剩下他的體溫，兩人鼓動的心跳聲，他熱呼呼的、滾燙的胸膛，男人的味道……

歡樂樂身子愈來愈僵硬，耳朵都紅了，平常很會打圓場，這會兒卻一句話都想不起來，完蛋了——

「……離我遠一點，笨是會傳染的。」麥元其聲音低低冷冷的，聽起來相當不爽，甚至不屑拉她一把。

天空一隻烏鴉飛過，歡樂樂聽到呱呱呱，有如雷響的心跳又一個咚……緊張的氛圍瞬間冷掉。

她默默從他的懷裡爬出來，擺正椅子坐好……這回坐得端端正正了，她忍不住往他坐的椅子踹一腳——神經斷線的大笨鵝。

「笨還不承認？」麥元其嗤了聲。

「我哪裡笨！再笨也排在你後面……」慫恿他到這裡來開店，幫他找店面、安排住所，自己還把辦公室搬來他樓下，他以為她閒閒沒事做嗎？到底是哪個蠢古人說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，根本是騙人！

「妳熱心公益，熱衷服務鄉里，積極充滿熱誠，身為村長這些都是妳的優點，不過奉勸妳把『好人』跟『爛好人』的定義搞清楚，濟弱扶傾才叫古道熱腸，助紂為虐那叫幫兇。」

「麥大師……做麵包你是大師，不過做人的道理請你尊重專業，我歡樂樂是村長

世家長大的，你說的這些道理我都懂，你想說教也要拿出證據來，我歡樂樂這麼有個性的人會當爛好人助紂為虐？你是哪隻眼睛看到了？」歡樂樂把塑膠袋張開來，直接把整籃麵包掃進去，她以為她比較像土匪，專門搶劫他的麵包去分給老弱婦孺。

「妳還搞不清楚狀況？剛才我說的話妳都聽到哪去了！妳這幾天都在幹什麼？」麥元其發飆。

歡樂樂當然不會承認她剛才都在「思春」，腦袋根本不管用，又怎麼會記得他說些什麼……

「我在陳招男家補屋頂啊，就是上個月樹倒下來的棟空屋……你發什麼脾氣？」她啃一口蘋果。

「為什麼是妳去補屋頂？」顯然他罵她笨麻雀、傻麻雀，都被她當耳邊風了。

「招男要搬回來住，阿水師說房屋結構沒有損壞，屋頂補一補就可以，但是招男那個天兵竟然說反正那個房間用不到，放著就好。我總不好意思讓阿水師做白工，只好自己動手來。」歡樂樂把一盤水果沙拉擺在面前，一口接一口的吃。

「妳白目啊！妳是要搬去那個房間住？那是妳家嗎？妳不好意思讓阿水師做白工，妳那個曾經搶妳男友的所謂好朋友就好意思吆喝妳去做白工！妳很閒嗎？沒其他事情做？」麥元其已經一把火了，當事人還在狀況外，他終於忍不住咆哮。

「……你吃炸藥啦？」歡樂樂耳朵被他的吼聲給轟炸。

「她要搬回來住，她好手好腳，她不想花錢，她就要自己想辦法，妳去湊什麼熱鬧！」

「我可是村長耶，再說招男是我的好朋友，朋友之間互相幫忙是應……」

「妳是村長不是義工！她搶妳男友的時候有當妳是好朋友？」

歡樂樂張著嘴巴，一片柳橙正要丟進嘴裡，轉頭看一眼麥元其，這時候才看明白他冒火的原因。

……這個充滿正義感的男人心裡有一把尺叫「公平正義」，這把尺只要量到哪裡歪掉，他就會去拉直拉正。

麥元其認為朋友之間的關係是對等的，面對背叛過自己、不懂得反省，還一再吃定人的已經不叫朋友，她持續掏心挖肺的付出，這種行為是幫惡，不是幫善。

歡樂樂望著麥元其，眨了眨眼……不得不承認，這個男人這個時候看起來還真是只有一個帥字可形容。

只是，很多事情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，比如她和陳招男過去的點點滴滴……

「以前陳爺爺還在的時候，我常去他們家吃飯，陳媽媽的滷肉那真是一絕。」歡樂樂舔著嘴巴，想到那香噴噴的滋味，菱角唇又勾起來。

「……陳媽媽的滷肉？不是趙媽媽的滷肉嗎？」既然當事人有心要解釋，麥元其自然給她機會，聽她怎麼說。

「不不不，趙媽媽是滷肉燥，陳媽媽才是滷五花燻肉的高手，我明明都說得很清楚，你老是記錯。」歡樂樂搖搖頭。

「妳以前是拿著碗筷挨家挨戶去輪流吃嗎？整個村子到底還有哪一家妳沒去吃

過？」

「哈哈，我是村長的女兒嘛，有空我就去『代父巡村』……不過我最常去的還是陳爺爺家，因為招男都會叫陳媽媽滷一大鍋肉等我去吃。我們住得近，感情又好，幾乎吃喝睡都在一塊，大家都說我們像連體嬰。呃……我老實告訴你好了，其實我從小就很會吃，算是大胃王的等級了。」歡樂樂害羞地承認。

「妳不用說我也知道妳是大胃王……這算祕密嗎？」麥元其以為這已經是公開的事實。

歡樂樂白他一眼……他要是知道，她怕嚇跑他，都是先在家裡陪父親吃過早餐才過來他這裡享用第二頓早餐……口氣還會這麼平淡嗎？

「以前我常搶陳招男的零食、便當吃，所以每次出門玩，招男的零食就愈帶愈多，便當也愈來愈大，招男她還會擔心我吃太撐，包包裡總放著胃藥。」陳招男就是這麼貼心啊！歡樂樂笑著。

麥元其只是睇她一眼。

「還有啊，我跟你說，招男她的衣櫃是隨便我去翻的，所以每次我阿爸說要買衣服給我，我都說我跟招男身材一樣，她的眼光好，買的衣服都很好穿，我去翻她的衣櫃就穿不完了，我阿爸都誇我好聰明……哈哈！」歡樂樂想起過去快樂的童年時光，就忍不住大笑。

說著，她已經把整盤水果沙拉吃光，舔著手指繼續說……

「雖然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個乖小孩啦，只有一次……是我八歲的時候，那次我離家出走，我父親到處找不到我，只有招男知道我躲在哪裡，她帶著我父親去把我找回來。」

麥元其會心一笑，這種事情他以前也常做。

「我跟招男很有默契，很多話不需要說出口，我心情低落，她看得出來，她會幫我打氣；我們一起整人的時候，只需要一個眼神；我哭的時候，她的眼眶跟著紅……偶爾意見不同起爭執時，我們也會吵架，吵得很兇時，還忍不住打起來，打完氣消肚子也餓了，陳媽媽一喊吃飯，招男就喊我去洗手了。」

「我以前曾經有想過，也許是因為我的關係，招男她雖然跟我同歲，內心裡面卻住了一個大姊姊，專門照顧我這個小妹妹。」

說到這裡，歡樂樂嘆了口氣，才繼續說……

「……招男的腳有傷疤，那是為了救我時被熱油燙的。當時我嚇壞了，眼淚狂飆，一路狂哭，招男她就一直罵，叫我以後不准再接近賣油條的攤子……招男她有很多短裙，她的腿又直又長，穿短裙很好看，但是大家都會盯著她的傷疤看，所以後來她都改穿長裙。」

想起那道傷疤，歡樂樂又開始想他們夫妻到底為什麼離婚……杜禦如果是拿傷疤當藉口把陳招男休掉，她一定準備一鍋熱油伺候他……不過按照陳招男的個性，這鍋熱油應該輪不到她準備……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

麥元其敲了敲桌面。

歡樂樂回神看他一眼，得意地說道：「招男外型很搶眼，臉蛋美、身材惹火，學

生時代好多男生喜歡她，連隔壁鄉鎮都跑來送情書，不過招男總是故意讓自己看起來又兇又強勢，把人嚇跑——」

「妳會不會離題太遠？」她已經把陳招男捧上天了。

歡樂樂搖搖手指頭，繼續告訴他說：「因為招男很醒目，所以經常成為話題焦點，她這人嘴巴又不甜，成天板著一張臉，所以負面傳聞相對多，其實多多相處就會瞭解她內心很柔軟，她是很善良的，只是愛虛張聲勢的紙老虎罷了。」

「她是紙老虎……那為什麼這隻紙老虎還能咬傷妳？她既然像妳說的善良、善解人意，她難道會不明白好友的背叛會帶來多大的傷痛嗎？她還忍心搶妳的男友？」

麥元其看她的眼神就是「她笨、她傻」，歡樂樂一口灌完一杯咖啡，說到她嘴都乾了，還是無法扭轉麥元其對陳招男的看法。

不過，麥元其倒是說中一個事實……

「其實當年我也以為是陳招男聯合杜禦來整我，兩個人在尋我開心，這個想法持續好幾天、好幾個星期，一直到他們兩人領了結婚證書，我都還像在作夢一樣……我一直很納悶、很納悶，那不是我所認識的陳招男……也不是我所認識的杜禦，我的人生在那一天對人性產生迷惘。」

「幸虧還有救。」不是傻得那麼徹底。

「幸虧那時候，苦學長跟我說了一句話，他說世界上最容易失控的感情，就是愛情，如果可以拿理智來談感情，那就不叫愛情了。」說到這裡，歡樂樂一臉崇拜，「經過苦學長的開導，我頓時豁然開朗，相信他們兩人不是故意要背叛我，無非是愛得太深罷了。」

所以說，兩人現在離婚，她怎麼能夠接受呢？

「妳真是容易被洗腦，老苦那傢伙談的不是愛情，他那叫『苦情』，妳還相信他。」

「請你不要隨便批評我偉大的偶像，再說當時我跟杜禦只是交往，我們又沒結婚，其實說到背叛，也是太嚴重了。」

「哪裡嚴重了，跟妳交往期間娶了妳的好友，這種腳踏兩條船的男人，妳還想為他說話嗎？總之，一個巴掌拍不響，兩個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……說到底，根本是妳看人的眼光有問題。」麥元其整理歸納，就是忍不住一把火氣想罵她。

「我看好你——又怎麼說？」歡樂樂瞪住他。

「一個奇蹟。」麥元其扯起嘴角。

「你臉皮可以再厚一點。」歡樂樂清空桌上的食物，嘴硬的說：「不是我在誇，我精準的眼光從來不會看錯人，就說我景仰的苦學長好了，我從國中一路追隨他上高中，要不是早知道他心裡只有一個人，不可能再有第二人選，我早就撲上去了。他可是你的死黨，相信苦學長的完美你也無可挑剔吧？」

「原來妳是追隨老苦的脚步考上同一所高中啊……老苦知道嗎？」麥元其以為她對老苦的崇拜是從高中才開始。

「當然，我對學長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，當時學長放榜，我比他還緊張，跑去問苦媽媽學長考上哪所學校，馬上就開始用功讀書了。學長成績很好，他閉

著眼睛都能考上的學校，我是死命的讀，好不容易才吊車尾進去，整整辛苦了兩年。」

「要拚考試，還要跟大少爺談戀愛，妳還真忙。」

「杜禦啊……他是國二那年轉學過來的。我也不知道他當時哪根筋不對，竟然選擇離開家，跑到窮鄉僻壤來唸書。當時我父親幫忙管理杜家的果園和別墅，杜禦和管家叔叔一起搬來，我跟著父親去打掃，就是那時候認識杜禦。基於這層關係，加上我是村長女兒嘛，所以在學校我對杜禦特別關照，才混得那麼熟。」歡樂樂打開袋子，撕一塊麵包丟進嘴裡。

麥元其看她一眼，他在想該不該提醒她，今天早上的麵包只剩下她正在啃的那一袋。

「那年苦學長畢業了，所以杜禦一進來就當上校園王子……那時他像是被困在高塔上的憂鬱王子，整天眉頭深鎖不跟任何人說話，毫無笑容，渾身都是距離，不過因為他成績很好，我就順勢纏著他教我讀書，慢慢他也融入我和招男的團體了。」歡樂樂抱著一袋麵包，伸手又拿出一塊來。

「妳還……」要繼續吃嗎？麥元其不知道她打包那袋麵包是要拿給誰吃，不過……算了，那麼一大袋，她總不可能全吃光。

「嗯？」歡樂樂咬了一口麵包，轉頭看著他。

「沒事，妳繼續。」麥元其擺擺手，倒是要看看她有多能吃。

「雖然我跟杜禦後來分手了，不過當時我還是很眼光的，他當年轉學進來全校女生差點暴動，國三他跟我告白，我們開始交往時，好多暗戀他的女生都哭了。」她伸手又拿出一塊麵包來。

「原來是看臉皮交往。」

「才不是，我對杜禦一直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特別好感，他吸引我的是氣質……不過交往以後，朝夕相處的時間只有一個學期……杜禦他是跟父母約定好高中必須上指定學校才轉學過來，而我早已決定要進學長的學校，因此高中三年談的是遠距離戀愛，真正見面的機會不多。」歡樂樂嘴巴裡滿是麥香味，麥大師做的麵包真是一絕，她是愈嚼愈香，愈吃愈順口，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

麥元其一杯咖啡拿在手裡忘了喝……他認為不可能讓她吃完的一袋麵包，正逐漸消失在她嘴巴裡，仍不見她的手停下來。

「我不知道招男她是從何時開始喜歡上杜禦，她跟杜禦上的是同一所高中，相處的機會比較多，兩人因此日久生情也不無可能，所以說——」

歡樂樂把最後一口麵包塞進嘴巴裡，忽然轉頭望著麥元其，抱著一分期待問他，

「所以說，近水樓臺先得月，機率總是比較高的吧？」

「也許吧……不過也可能是他不想養一頭大象，才考慮換人。」

「果然是這樣，連你也認同，哈——哈哈……」所以說她的近水樓臺先得月之計還是可行的！

歡樂樂兩手緊緊一握，發現到麵包袋裡只剩下空氣，才意識到麥元其後面補的那句話是在揶揄她，臉逐漸滾燙，本來已經夠窘迫了，偏偏她又自掘墳墓，脫口問

他，「你也不想養大象嗎？」

麥元其緩緩喝了一口咖啡，笑道：「不，我覺得養看看也不錯……」

天啊……麥元其說願意養她……她的春天終於來臨——

「也不是任何人都有機會遇到一隻有大象胃，卻只有麻雀腦袋的奇珍異獸，先養來玩看看又沒損失，反正隨時都能放生，那丁點花生大的腦袋放不了多少東西，過兩天就忘得一乾二淨，又不會因為被我棄養就跑來砍我，我幹麼不養呢？」

麥元其—— 這個渾身正氣的男人—— 還在氣她幫陳招男補屋頂。

「唉……」她的愛情還徘徊在迷霧中。

歡樂樂瞥一眼她搬上來的大紙箱—— 算了，愛情也不能拿來當飯吃，談正事要緊。

「嘿嘿嘿……麥大師……」快樂村女村長向她的麵包神靠近。

「……離我遠一點。」

「我偉大的神，我的幸運之神，現在全國都有你的門生，等你的店開幕，前來朝拜的信徒可以預期肯定會絡繹不絕，所以村長我想說，麥大師能不能也讓我們沾一點光，在你店裡『租』一個架子賣我們快樂村的地方特產？」

「整體店面已經交給設計師規劃完畢，多一個架子會影響到動線，已經沒多餘的場地能夠拿來無償出租。」快樂村女村長所謂的「租」，真的聽聽就好，不要以為真能收租金。

「老人家孤家寡人，一生勤奮勞碌，多年前為了父親的一場大病散盡家財，去年父親走了，如今自己也生病，人生無常啊……拖著一身病痛還是勤奮工作，沒有錢在市場租個攤位，每天蹲在路邊擺攤子，旺季的時候遊客多還能多少賺一點，其他時候餐餐吃蘿蔔乾配稀飯果腹……場地不用很大，夠放一個架子就可以。」

「……我找找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嗚，她早就說嘛，麥大師是熱心熱腸的大善人。

「嘿嘿嘿，麥大師，還有一件事……」歡樂樂從口袋裡掏出履歷表，兩手遞上，

「拜託，這是我一生一次的請求。」

喜鵲之門開始徵人了……

第三章

陳家的屋頂……呃，勉強算是補好了吧—— 月光下看起來的話。

八月盛暑的夜裡，蟬鳴聲不斷，歡樂樂抱著枕頭招搖穿過馬路，有點心虛地瞥一眼陳家的屋頂。

小庭院的雜草落葉都清理乾淨了，兩片生鏽的花框小鐵門也重新點油、上漆，打開來不再發出咿咿呀呀的怪聲，也不再摸得滿手鐵鏽。

走進小庭院，伸手在窗口摸了一陣，摸到一把鑰匙，偷偷摸摸地打開門，摸進房裡，摸黑爬上陳穎的床——

「妳找死嗎？」

「陳招男，妳都還沒到我阿爸那個年紀就每天晚上十點關門睡覺，妳以前是名聲響亮的夜貓男耶。」古早的大通鋪，足夠躺好幾個人滾來滾去，歡樂樂偏偏把兩個枕頭擱在一起，貼在她身邊。「看來阿福嫂說得對，養孩子的人哪來自己的生理時鐘，真看不出來妳還沒離婚之前是盡職的媽……」

「滾回妳家睡！」

「屋頂是我補的，這種大熱天爬到屋頂上，沒工錢領，還差點中暑……」

「熱死了，滾開啦！」

「但是我沒有帶小被子過來，妳歡爸說夏天睡覺還是要蓋被子，不然夜裡會著涼——」

陳穎爬起來，拉開壁櫥，拿了一條涼被丟在她身上，就把她踢走。

「不准貼著我睡！」

「唔……好香，有陽光的味道。」歡樂樂抱著被子嗅聞，她洗過被子，還曬過太陽，分明是等著她過來睡，呵呵呵……「招男，以虛歲來算，妳兒子算十歲吧？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……杜俊英。」做母親的提起兒子的名字，聲音平和了許多。

「杜俊英啊……真好聽。杜禦那張臉是上帝的傑作，修長的身材是上天的厚愛，而招男妳是太陽神的女兒，是我們這裡出落得最美的一朵豔陽花，妳和杜禦生的兒子遺傳父母的優良基因，可想而知一定是個超級小帥哥。」從苦學長、杜禦，到麥元其，她所欣賞的男生都有一副迷人的皮相，就連想像小帥哥的模样都會流口水……歡樂樂想了想，好像也不能怪麥元其要調侃她是看臉蛋選男朋友，雖然這一切只是巧合。

「……想看嗎？」幽暗的床上，為人母的聲音軟又柔。

啪嚓！

歡樂樂還來不及應聲，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照亮整個房間，陳穎打開燈，把相框遞給她。

歡樂樂愣了一下，又一下……

——陳招男竟然抱著兒子的照片睡覺！

——天啊，頭頂上戴著一圈母愛的光輝，臉上一抹傻母般的笑容，她……是誰啊！

「十年好像也不是匆匆過……原來足以讓小老虎馴服『母老虎』，受教了——嗚！」歡樂樂接過的木質相框有著陳穎的體溫，話才說完，就被母老虎踹了一腳。照片上小男孩的笑容閃在陽光下，豔陽般的笑容神韻似兒時的陳穎，而一張帥臉簡直是杜禦兒時的翻版。

「哇啊……果然是超優質小帥哥一枚。前陣子我在新聞上看過相差六十歲的祖孫戀，這樣比較下來的話其實差二十歲一點都不多，所以……招男婆婆，在我丈夫成年之前，以後都由樂樂媳婦兒我幫您暖床——」歡樂樂口水還沒沾到丈夫的臉，照片就被秒抄走。

「別弄髒我兒子的臉！」

啪嚓。

看完照片，床上又一片幽暗。

「我村長耶……村長命令妳把兒子交出來。」

「睡妳的大頭覺！」母老虎又抱著小老虎的照片沉浸在兒子的笑容裡。

歡樂樂抱著被子，一陣沉默後，哀哀嘆了口氣……

「人生真不公平，明明一樣的年紀，有人已經結過婚、生過孩子，兩樣都領完證書，跑完一圈了，有人還站在起跑點上，不知道要怎樣把大笨鵝拐上岸……唉！」又深深一口氣長嘆。

陳穎抱著兒子的照片，想都沒想就說——

「妳對苦學長下手了？」

「那怎麼可能，我只是胃口大，又不是噎不死，我哪裡敢妄想吃天鵝肉。」在歡樂樂的心目中，她的苦學長是拿來膜拜的，跟拿來「拜託」的麵包神，那是不同級別的神。

「那又是誰那麼倒楣被妳看上？」

陳穎挖苦她的意思是，誰是被她當成苦學長二號——拿來幻想的對象。

歡樂樂踹她一腳，沉默一陣，又是一口長嘆。

「說老實話，交朋友我很在行，交男朋友……也只有和杜禦牽牽小手的經驗而已，而且那時候是杜禦先告白，我沒有主動告白的經驗，跟那頭大笨鵝又混得那麼熟，真的很難開口，所以拖著、拖著……認識都五年多了。」

歡樂樂望著視窗幽幽的月光……能幫她傳情意嗎？

「妳……認真的嗎？真的……談戀愛了？」陳穎喃喃的問，有些驚訝，有些恍惚。十年好像不是匆匆過……果真如此嗎？

「認真有什麼用，根本是一頭熱，也要心心相印才能叫『談戀愛』，那頭大笨鵝飛得再遠都記得飛回來餵養他的天然酵母，跟他的天然酵母一日不見如隔三秋，跟我——是三日不見如中兩百塊發票，生活中的小確幸一樣，一看到我不是瞪眼就是搖頭嘆氣。」愈說愈哀怨，歡樂樂伸手搶過小帥哥的照片來親一口。

陳穎暫時鬆開了兒子的照片……好像這邊比較有趣。

「看到妳會瞪眼、搖頭嘆氣，就說明這頭鵝是正常人。真是難得。」難得歡樂樂的眼光也有正常的時候。

「妳跟那頭大笨鵝可以去結拜了，兩個人一致把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禮儀、應對、進退徹底忽視、省略，不進行正常對話，你們把正常人放哪裡？」歡樂樂現在想起來，她剛認識麥元其時一直覺得很有親切感，那分熟悉原來是來自於陳穎，兩人一樣的目中無人。

「妳的行為能稱為正常？妳連第一天落魄返鄉的離婚婦女都想剝一層皮去『孝敬』妳的村民，不難想像那頭鵝被妳剝過幾層皮，人家才會每次見妳都想瞪妳！」陳穎把照片搶回來，深怕連兒子都被她抓去剝皮。

「幹麼啊……說得好像妳親眼所見一樣……真的是這個原因？」歡樂樂完全沒想那麼多，她以為大家都跟她一樣能夠享受「為善最樂」的快樂，而她認為快樂的

事情就應該讓大家一起來。

「妳從頭開始想，妳對他做了什麼事，為什麼他要對妳吹鬍子瞪眼睛？」

「從頭嗎……最早是我請他來社區開烘焙班，當時村長是我阿爸，還有按時付他鐘點費，後來換我當村長，他的鐘點費就直接打成『林老師博愛基金會』的捐款收據……」可是麥元其當時也沒說什麼話啊。

「然後……我選村長時，春花的媽說，如果能把帥哥師傅請來跟她臉貼臉合照，再給她擁抱一下，她負責讓全家六張票都投給我，我聰明的腦袋於是靈機一動，給他掛紅布條，拐騙他陪我沿街拜票，一天下來成功拿到整村的婦女票……」唔，那時是有被他瞪好幾眼。

「他走紅後，烘焙大師的名號響亮，我想說可以搭順風車，就跟他說做人要飲水思源，所謂取之於社會，用之於社會，回饋鄉里他有責，慫恿他在社區開店，幫助社區吸引人潮……」麥元其那時候是什麼反應來著？他好像是看了她好幾眼，後來就隨便她……難道他是這時開始對她搖頭嘆息了嗎？

「這頭鵝跟妳一樣呆嗎？隨便妳擺佈。」

「哪有，他冷嘲熱諷、破口大罵都做過，都是經過我耐心的解釋和開導，諄諄善誘帶他走上熱心熱腸的大愛之路……」唔，這麼說起來，她好像一直在強人所難……

「原來是誤上賊船，不幸船已經行駛在大海中，又不能跳船溺死『良心』，只好任賊婆擺佈。」

「……所以他才不想看到我嗎？」

「跟妳見面又沒好事，幹麼要見妳。妳跟他平常見面都做些什麼？」

「平常他很忙，我也沒什麼空閒，我想說總要有個名目製造見面機會，所以每天早上都跑去他那裡吃霸王餐，順便拿些麵包去跟別人分享……」連窗口的月兒都掩臉躲進雲層裡遮羞去了，歡樂樂還有臉說下去嗎？

「換成我是那頭鵝，三年沒見妳，也不會想起妳。」

所以不是麥元其沒神經，而是她走錯道路，才讓自己離愛情的大道愈來愈遠？

「那我告白成功的機率是多少？」身為歡家的一分子，她是村長世家出來的，走錯了路繞回來就好，歡樂樂可沒那麼容易死心。

「兩條平行線，哪來交叉的機率？妳如果真心想跟那頭鵝談戀愛，從現在開始做改變，想想妳能夠為他做些什麼，帶給他好感，別讓他以為妳見他只是為了壓榨他，也許還有機會。」

「嗚嗚……招男，有妳回來真好。早點回來嘛。」

「熱死了，滾開啦！嫌我離婚不夠早嗎？」

「唉……看妳把我丈夫的照片抱得那麼緊，明明離不開小孩，為什麼跟杜禦離婚了……說來聽聽？」

「不想說！」陳穎斬釘截鐵。雖然她知道歡樂樂提起那頭鵝，是藉此告訴她，杜禦早已走出她的心中，過去的事情她早就已經放下了，但是……這是兩回事，一碼歸一碼。

「我是想說看看我能不能幫得上忙……那等妳想說的時候再告訴我吧。」歡樂樂只是希望她知道，她還是過去那一個和她有樂同享、有難同當的好姊妹——即使是和杜禦有關，也是一樣。

漆黑的房裡，一陣沉默……

歡樂樂一隻手摸向陳穎兒子的照片——

啪！

馬上被打回去。

「小氣鬼……不過杜禦真的那麼小氣，一毛贍養費都沒給妳嗎？連修個屋頂的錢都拿不出來，小孩也沒歸妳，妳幹麼要答應離這個婚——妳搞外遇被逮到……痛——死我，妳想踹死我啊！」

小孩不可能歸陳穎養，其實並不意外，像杜家這樣的大富豪，對杜禦的父母來說，小帥哥是杜家的金孫、鑽石孫，兩老怎麼可能讓寶貝孫子走出杜家的門。

但是，看到一個十點就關燈的母親抱著兒子的照片淚濕枕巾，歡樂樂就是很難忍住那張嘴——難道叫她不聞不問嗎？

她可是村長！

暑期結束，迎接九月到來的同時，喜鵲之門也即將正式開幕營運。

走在溫泉街道上，遠遠地就看到那道光——

圓弧線條像拱橋的大門，紅色字體的招牌。

轉角露天咖啡廣場延伸到喜鵲溪，提供免費的咖啡和茶飲。

寬敞明亮的店裡，負責外場的店長和受訓的店員來回的走動。

推門走進店裡，隔著透明玻璃，看得到開放式烘焙廚房裡麵包師傅和助手忙碌的帥氣身影。

而其中最閃耀的光芒，閃得歡樂樂必須用手遮眼的那道強烈光芒，那個特高特帥的麵包神，一身白帥帥的在他的戰場上指揮大軍。

「……村長，擦一下妳的口水，很難看。」一個聲音貼著耳朵提醒她。

歡樂樂趕緊把嘴巴抹一抹，轉過頭去。

「陳招男，妳怎麼會在這……」話說到一半，焦距落在在一條「喜鵲之門」的圍裙上，這條圍裙別著名牌，名字是「陳穎」，正穿在陳招男身上。

歡樂樂差點咬到舌頭，驚嚇指數飆破一百，聲音提高八度，「——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前一句：妳怎麼會在這裡？只是隨口一問。

後一句：妳怎麼會在這裡？是質問，她怎麼會在這裡上班！

「我來應徵就上了。」陳穎淡雅的妝容，梳著簡單俐落的包子頭，翹著小指摸了一下耳朵，風情萬種。

雖然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了，豔陽花的魅力不減當年，那個輕描淡寫的口氣、那

個看似不經意的動作，明擺著告訴歡樂樂——她走進店裡就被錄用了！

她走進店裡就被錄用了！

她走進店裡就被錄用了！

而同樣遞了履歷表、甚至企圖走後門混進來打工的快樂村村長——卻被打回了票！

被打回了票！

被打回了票！

歡樂樂的腦袋轟隆隆的響了一陣。

「那傢伙所謂『嚴格的用人標準』原來是看臉皮調整的……」歡樂樂咬牙切齒，瞬間爆氣，兇狠的瞪向廚房最醒目的那個男人。

「村長，店裡還沒開始營業，妳別隨便晃進來，快點出去，不要杵在這裡礙手礙腳。」穿著「喜鵲之門」的紅色圍裙，陳穎下巴昂得高高的，揮著「食指」揮趕她。

「妳欠揍啊……」歡樂樂瞪著她，眯眯眼瞪成了鬥雞眼，把她一看再看，「可是……為什麼妳會在這裡？」

為什麼她會跑來喜鵲之門應徵店員？

「落魄返鄉又沒拿到一毛贍養費的離婚婦女難道就不用生活了嗎？」陳穎一根手指推開她的額頭，「快點滾——喂！」

「店長，借用你的店員，村長我有事找陳村民懇談。」歡樂樂把她拉到店門外，「來，笑一個。」

陳穎那張臉冷得連一個警告的白眼都懶得扔給她，直接就給她一個大腳。

歡樂樂很伶俐的跳開了。

「瞧吧！全天底下最懶得笑的人跑來當店員——妳有事啊！」最讓歡樂樂氣到跳腳的是——

「那頭大笨鵝竟然錄用妳不肯用我！」

「明智之舉。」明知快樂村的女村長連靈魂都賣給村民了，時時都有翹班的可能，哪一個正常的老闆會錄用她。

「欸，我嚴重警告妳喔，我跟妳講過的話妳一個字都不准洩漏出去，連大笨鵝的鵝字都不准說，要是被他知道，我就讓妳見不到——啊……痛死了，哪個不要命的敢打村長——喝！」歡樂樂後腦杓被敲了一下，扭過頭去又一個驚嚇，這一嚇嚇得不輕……嚇得她臉色乍紅乍白，立刻逐字逐句檢查自己剛才說過的話——好在，沒有提到麥元其三個字。

「妳又跑來做什麼？大家都在忙，妳把店員拉出來摸魚，還敢噏妳是村長……妳幹麼突然臉紅，做虧心事？」麥元其抱著胸膛盯著她的臉瞧。

「抱歉，我進去做事了。」名牌別著陳穎，臉上掛著「職業笑容」，向老闆一鞠躬，優雅地轉身回店裡工作。

「喝！」歡樂樂又一個驚嚇，十年還真不是匆匆過啊——陳招男都能轉性！她默默從口袋裡掏出手機，「喂……是的，我是一通電話服務就到的村長，我馬上

到——」

村長一個轉身，正要開溜。

麥元其一個大腳截住她的去路，「妳的手機拿反了。」

「春花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手機拿反了，妳剛剛有聽到我的聲音嗎？」歡樂樂厚著臉皮把手機轉方向。

村長非常忙碌，連講個電話都很忙，忙到沒空跟麥大師聊上一句話，真是失禮了，她左閃、右閃，準備閃人——

「廖春花在裡面受訓，我的規矩是上班不准打電話，還有提醒妳，妳的手機現在才是反的。」麥元其本來是要放她過，但是看她躲他躲得這麼招搖，他就忍不住把她堵下來了。

「……春花也應徵上了？麥大師，你——可真是給我面子！」快樂村的村民都跑來他店裡上班了，快樂村的村長一張履歷卻遞不進去。

「妳知道就好，看在妳的面子上，我錄用不少妳村裡的人，不用太感激我。」麥元其勾著嘴角，故意曲解她的意思，勾著手指敲她的額頭，「妳又在打什麼鬼主意？」

「……什麼意思？」歡樂樂後背貼著玻璃牆，只能抬頭面對他。

「妳剛才警告陳穎那些話是什麼意思？是不是又在打鬼主意了？」

歡樂樂望著他……原來麥元其是這麼看她的，她一有小動作就是在打鬼主意……他該不會以為她是想叫陳穎從他店裡A幾塊麵包，還是到廚房去摸幾塊奶油出來吧？

「妳嘆什麼氣？」麥元其狐疑地看著她，發覺她不太對勁。

她有嘆氣嗎？歡樂樂真不知道自己有了嘆氣……但是說真的，此時此刻她的心情非常低落，非常差，差到讓她一想到麥元其錄用了陳穎，陳穎進了麥元其的店裡，一想到這裡，情緒瞬間落到谷底。

雖然她不想承認，但是在內心深處糾結的那抹鬱卒，隱隱的看到小惡魔的尾巴搖搖擺擺在嘲笑她，用長長的尖指甲捅著她的心臟一次又一次數落她……

歡樂樂，妳老實承認吧，原來一朝被蛇咬的心情，妳也還是有的嘛。

陳招男現在是單身，待在麥元其的身邊，妳開始害怕了吧？

妳害怕舊事重演，妳害怕麥元其愛上陳招男……不過話說回來，妳是麥元其的什麼人？妳什麼都不是吧！

妳這樣還敢大言不慚說……妳已經放掉過去，妳仍然是陳招男的朋友？

哼……

「樂樂，妳沒事吧？中暑了嗎？」麥元其看她臉色很差，手掌貼到她額頭上。

溫暖的大掌，掃開了心底那一片陰霾，把她跌落谷底的一顆心打撈上來。

歡樂樂望著他，這個男人像一道烈陽，一隻大掌貼上來就拍到小惡魔的尾巴，讓小惡魔瞬間蒸發，讓她的心重新見到太陽……

是啊，她就是很不爽，一時間負面情緒像刺蝟般冒出渾身刺來，那又怎樣？苦學長都說過，能夠用理性思考的感情就不叫愛情了，她也不過是中了愛情的毒，一

時情緒失控而已。

重要的是，她相信自己不會被這一時的情緒所控制，她仍然相信未來無限美好。只要她給情緒找個出口就沒事了……

「麥元其，我心情非常的差……你給我揍一拳好不好？」

好不好——歡樂樂是一腳踩在麥元其的腳上才問他。

哈哈，出了一口氣，果然爽快多了。

歡樂樂眯眯眼，菱角唇勾起清爽的笑容時——一隻手被緊緊扣住！

歡樂樂這時候發現，麥元其的臉色比她預期的還難看，低下頭一看，原來麥元其今天穿的是一雙鞋面很軟的布鞋……哇啊，一定很痛——慘了！

「嗚……我不是故意的。」歡樂樂扭著手企圖脫身。

「……想開溜？」麥元其嘴裡磨牙，痛到罵不出聲。

「抱歉啦……你腳踩在快樂村的土地上，村長我踩自己的地盤，不小心踩到你，真是萬分抱歉，麥大師——」歡樂樂作勢咬他，麥元其就放手了。

「……妳站住！」

「哈哈——村長我很忙啦，有空再說。」這回電話真的響了，歡樂樂邊接電話邊跑。

……唉，只能說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了，雖然陳穎已經提醒她，叫她改掉在麥元其面前的惡行惡性，多少能夠提升一些好感度，但是歡樂樂實在已經習慣了……一切順其自然。

「妳別被我逮到！」

玻璃門內一雙眼睛瞅著門外看，若有所思地看著陽光下像個大男孩的歡樂樂，和充滿男人味的麥元其……

一抹月光掛在陳家補丁的屋頂上……

陳穎找到白天的工作，下班回來就畫畫設計稿、打樣做衣服，每天晚上都在兒子睡前和兒子視訊。

「嗯，媽媽很好，我兒子今天過得好嗎……」望著寶貝兒子赤紅的眼睛，陳穎聲音忍不住也哽咽，她還是強打起精神，做出笑容。

杜俊英在視訊電話的另一頭搖著頭，望著媽媽沉默不語。

「怎麼了，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杜俊英坐在床上，兩手拿著手機，視線穿過螢幕上方，眼神畏畏怯怯的……

「俊英……誰陪著你？」

「……爸爸。」杜俊英嘟著嘴，咬著唇，表情很彆扭。

陳穎伸手撫摸著螢幕裡的兒子，手指輕輕一顫，有些意外杜禦會在兒子房裡。

母子兩人對著螢幕相顧無言，透過網路連結起來的兩個空間同時降到冰點……

直到杜俊英又拉起視線，焦距慢慢移動到門口，目送父親的背影直到房門關起，

目光移回到螢幕上……

「嘻，爸爸走了。」兒子望著媽媽俏皮一笑，瞬間就把春天帶回來了。「媽，我好想妳。我跟妳說，老師今天出了好多作業，我都寫完了，功課也溫習好了。還有我們今天比賽……」

杜禦一離開，陽光就出來了，兒子每天晚上都透過電話把一整日發生的事情說給母親聽，睡前的這段時間是母子兩人的交流時間。

這對母子守在螢幕前有說有笑地，隨著時間流逝，說完了一整天的瑣碎。

「媽，妳什麼時候回來看我？我放假可以去找妳嗎？我好想妳——」杜俊英正在撒嬌，瞥見房門打開，父親又走進來，霎時又下起雪來。

房裡，又是一陣靜悄悄。

「該睡了。」

聽到杜禦低沉的聲音，陳穎輕撫螢幕裡的兒子鼓鼓的臉頰。

「……還有幾分鐘……」兒子看時間，跟父親說話的聲音又低又輕。

可能杜禦對兒子點頭，在一旁等他，兒子的目光回到螢幕望著母親，「媽……阿祖家的屋頂真的不會垮吧？」

「嗯，你樂樂阿姨都補好了……就是不知道會不會漏水。」陳穎給兒子看過屋頂上的大洞，向兒子炫耀坐在屋裡就可以看到天空上的星星，兩母子還看得很開心。

「萬一漏水……怎麼辦？」兒子總是不時瞟一眼父親，聲音顯得很不自在。

「到時候媽就在屋裡撐傘，表演雨中跳舞給你看。」

「噗……嘻嘻嘻，妳說的哦。」天真的兒子忍不住開始期待屋頂漏水了。

「嗯……到你睡覺時間了，我們明天再聊。寶貝兒子，晚安。」

「嗯，晚安，媽媽……媽，等一下，爸爸……找妳……」杜俊英不情不願的把手機交出去。

陳穎毫無心理準備，鏡頭就轉了方向，杜禦出現了……

「等一下。」杜禦瞥一眼螢幕裡的她，先叫兒子躺平睡覺，關掉房裡的燈，拿著兒子的手機走回到書房，重新回到鏡頭前，螢幕已經一片漆黑。

「……還在嗎？」

「嗯，什麼事？」陳穎沒有掛斷電話，不過把鏡頭關掉了。

「……一切好嗎？」

「很好。」

「屋頂破了也好？」

「很好。」

「妳……明天我請祕書過去處理房屋修繕問題，妳看看還有什麼需要？」杜禦皺起眉頭。

「你知道我需要什麼，你能給我的只有一樣……除此之外，希望你別做違背協議的事情，無論是杜家的祕書或金錢，我都用不起，謝謝你的好意，我心領了。」陳穎拒絕他，正要掛斷，杜禦的聲音馬上又傳來——

「既然是我叫妳回快樂村，沒有提前想到房子需要整修就是我的疏失，所以……」

「只是倒了一棵樹，壓破幾片屋瓦，已經補好了，而且樂樂也請師傅來看過，房子主體結構沒有問題，你不用擔心。還有其他事嗎？」陳穎不想再和他討論這個話題。

對她而言，兩人之間除了兒子的事情，再也沒有對話的必要……不過對他而言，應該還有一個他在意的人……

也許，他擔心的不是她的屋頂，而是那個修補屋頂的人……所以才一直不肯斷線？

「樂樂……她好嗎？」

陳穎聽到杜禦溫柔的聲音，她若有所思的沉默好一會兒……

「該說好嗎？不知道對你算不算是好消息……她有喜歡的人了，看起來是認真的……」

CRESCENT FAMILY